

黑色時代： 戒嚴時期的臺灣

徐暄

↓ 序

今年八月初時我剛參加完發聲獎的綠島大田野活動，主題是關於綠島人權園區、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以及和過去白色恐怖受難者們之間的對話。在綠島的第二天，我們聽了一場來自東華大學歷史系的陳進金教授的演講，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討論「史觀」的角度的部分，不可否認我們的歷史背景通常都來自於課本知識的啟蒙，但同時我們最初的課本也是由政府編定，這也很容易造成許多歷史的名詞並非以一個全然客觀的角度被書寫，它們通常呈現的會是以當權者的立場所看到的歷史事實，我們認為的歷史事實不過是已經經過一次轉換的歷史詮釋罷了。當然並非所有歷史都不可信，但我想若能夠意識到這點，我們面對所有的歷史解釋將不會再是盡信之，而能以更開闊的角度去多元檢視它的面向。放在現代我想這樣的態度可以被稱之為「媒體識讀」。

「媒體識讀」就是認識和解讀媒體的能力。它可以被廣泛的運用在各個方面，當現在的社會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資訊，我們必須更謹慎的對待我們所得到的每一則訊息，而非盡信所有的資訊。

今年八月初發生了全聯中元節廣告事件而引起社會大眾熱烈的討論，我也因為那則廣告而重新拾起對陳文成事件的印象，因為好奇所以我又重新去找了一些那個時期的相關史料來看，我在國家圖書館看到了當時的報紙和一些黨外刊物，我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現象，由於當時的媒體（報紙）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各家報紙的立場，不同的背景所書寫的報導切入角度也會相當不同，至於黨外雜誌又是另一塊的討論，我在這些刊物中更加清楚的意識到媒體識讀的重要性，人們必須意識到自己所閱讀的資訊其實是經過篩選和再現過的。當時的傳媒雖然大部分只有報紙跟雜誌兩類，但眾說紛紜的狀態不比現代簡單，身處現代的我們擁有的傳播媒介更是多如牛毛：報紙、電視、網路……，要如何保持基本的媒體識讀素養將成為我們的新的考驗。

這篇文章會分成三大部分，主稿的部分會先以記述的方式書寫過去戒嚴時期和動員戡亂時期的社經背景，接續是當時的黨外運動和刊物，最後盡量以呈現真實的方式書寫陳文成事件。副稿的部分會以陳文成事件為例來討論新舊世代的歷史詮釋和媒體識讀，從過去國民政府和黨外刊物的描述不同，再到現在以廣告（全聯）和網路（陳文成基金會）的方式重新進行歷史詮釋，進而討論新世代的媒體識讀以及現今教育在此部分的成效。最後特稿的部分會聚焦在我個人參與這些事情時的自我省思和內心感受。

威權統治時期下的臺灣

從戒嚴到解嚴

1945—1992年是歷史上所稱的「威權統治時期」，它是一個充滿禁忌的年代，人民的基本權利處處受限，黨禁、報禁、禁書禁歌等等，同時為了加強對臺灣的統治，國民政府先後在1948和1949年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戒嚴令使台灣人民在一夕之間失去了過去與生俱來的人權自由，部分知識份子因為反抗當時威權統治的國民政府而成為了「黑名單」的一份子，被迫流亡海外或是在獄中身亡。當時的台灣依然是由蔣氏父子統治，面對海峽對面不斷增強的共產勢力，國民政府制定政策的核心目標即是收復中國大陸的領土，臺灣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基地，人民也可以從「毋忘在莒」這個出現在台灣各地舊式建築上的標語看出當時國民黨的野心。

面對政府設下的種種限制，許多知識份子不斷的挑戰當時的法律底線，從1950年雷震的自由中國事件再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其中也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黨外勢力在此時期蓬勃發展，1986年黨外人士在仍未解除戒嚴的狀態下成立了「民主進步黨」，對於當時的台灣社會而言是非常振奮的消息，因為這象徵當時的政府勢力逐漸鬆懈且人民有能力反抗政府不正義的法律。

1980年代新保守主義盛行，美國的外交政策受其影響，開始大力向外傳播美式民主思想，強力對抗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面對和以往大不同的時代和潮流趨勢，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臺灣正式領取成為民主國家的門票。

刑法100條

1935年國民政府頒布〈刑法100條〉：「第一項：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第二項：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指行為人致力於實現犯罪的終局目的，因此過去產生了一個名詞——「言論、思想政治犯」。其中有名的蔡許案和鄭南榕案都是違反〈刑法100條〉的例子。1987年8月30日曾受國民黨迫害的政治犯群聚在台北國賓飯店，成立「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蔡有全是當天的會議主持人，討論章程時許曹德發言提案要將「臺灣應該獨立」加入組織章程，而蔡有全於會後在華國中的演講會上公開主張臺灣獨立，兩人因此被檢方起訴判刑。鄭南榕在1984年與友人一同創辦黨外雜誌，在解嚴後也因反感國民政府對於思想的持續壓抑，因此多次公開表示支持臺獨運動，1988年在雜誌上登上許世楷的〈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因此同樣被檢方起訴傳喚，他認為臺獨言論也是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之一，因此拒絕被拘捕，1989年因反對警方逮捕而自焚於《自由時代週刊》雜誌社內。在當時〈刑法100條〉內容雖未特別針對個別群體，但不可否認它迫害了許多臺獨分子，在白色恐怖時期〈刑法100條〉也被視為是國民政府肅清異己的手段。1991年獨立臺灣會案促使了知識份子們成立「100行動聯盟」透過積極靜坐的方式要求政府廢除〈刑法100條〉，1992年〈刑法100年〉更新為「第一項：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

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第二項：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自此「言論思想政治犯」在臺灣正式成為歷史名詞，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獲得保障。

禁書、禁歌管制辦法

1950年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頒發〈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禁止任何會煽動民心或影響國家統治的相關刊物，1970年〈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經行政院修正後公告，新增對進出口出版物適當管制，由新聞局成立「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品出版小組」負責禁歌。當時被禁的書籍包羅萬象，許多在現今看來沒問題甚至對社會有益的書籍，在過去都因四大法則：「危害主義、危害政府、洩漏軍事機密、危害社會風氣」而慘遭塵封。前總統陳水扁曾出版的《黨外之路》、李敖所寫的《傳統下的獨白》、瓊瑤的《窗外》等都在當年警總查緝的口袋名單內，而現今有名的歌曲，如：〈超級市民〉、〈民主阿草〉等等，也都因歌詞內容和歌名的不恰當成為了被禁止傳播的一員。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雖然是個嚴謹的時代，警總每天都能查到不同的禁書、禁歌，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多膾炙人口卻敏感的歌曲經過唱片公司更改歌名和曲調後，仍可帶著隱晦的政治意涵通過審核並流傳市面；根據《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推薦序的筆者——林世煜所形容，當時的黨外雜誌發放堪比在佔領區中打游擊戰，要躲過政府的查緝也要在短時間內讓全臺灣的讀者都能拿到最新的刊物，縱使過程艱辛但因為心中都懷有對臺灣民主社會的嚮往跟熱愛，即使是在那樣辛苦的大環境下，黨外團體仍舊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不畏強權的與主流報紙對抗。

黨外運動

起因和訴求的轉變

威權時期的臺灣是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生活中的一切都由國民黨掌控，不能出版與國民黨立場不同的刊物也不能違反國家政策的主張，這時候的知識份子只要不是國民黨員，通常都會被稱為黨外分子，因此他們進行的活動也被視為黨外運動。自文字和印刷術發明、普及後，這兩樣工具成為各國獨裁政權最討厭卻又無可奈何的革命武器，若不能收為己用，就必須斬草除根。國民政府也不例外。

當時的知識份子表達訴求的方式多是寄託於文字的書寫和刊物的發行，希望以軟性的勢力傳遞不同於國家主要思想的價值觀給普羅大眾，許多因此黨外雜誌開始出現，過去廣為人知且深具代表性的雜誌有：《自由中國》、《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等。黨外運動歷史大多會以《自由中國》開始，最初《自由中國》並非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反而是擁護政府的政治理念和反共思想，但是韓戰爆發後臺灣開始接受美國的援助，蔣中正原本承諾的政治改革因此擱淺，隨著強人統治的形象建立，自由中國的整體方向也從批判共產到檢討台灣內部的問題，也因為這樣的轉變，1960年爆發了「雷震事件」。《八十年代》民國68年6月號的第一卷第一期的發刊詞（節錄）：「評估與讚揚進步，指陳缺憾和探討興革是智慧的參與，是

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覺悟到，只有透過參與才能把許多個人對權力和機會的主張，融合成整體的權力和機會的主張。在這裡，我們提供一個論壇，給每一個願意表達意見的個人，作為其智慧參與的園地。我們希望，在自由討論中，塑造安定而和諧的生存方式。」當時間來到20年後的臺灣，此時的知識份子要求的是一個擁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他們堅信擁有言論自由能使社會進步且更加穩定。

辦雜誌的重要性：揭露跟教育

在過去的戒嚴時期要創辦刊物並且發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雜誌的名字和內容往往要經過數次來往才能通過政府的考核進而合法發行，《我的黨外青春》中林世煜所寫的推薦序形容過去辦雜誌和發行的過程就像是在佔領區打游擊戰一般，艱難又刺激，即使如此，對於當時的知識份子而言，相較於辦雜誌的辛苦，他們更重視這類刊物所代表的價值：教育民眾和揭露事實的工具。當時的報紙在人民生活中佔了很大一部分，而報紙的資訊又是由政府所掌握，因此不流通的訊息和片面的消息很容易造就當時臺灣社會的封閉和無知。因此以《八十年代》雜誌為例，除了辦雜誌以外他們甚至創了一個出版社，因為鄭欽仁和李永熾認為單靠雜誌並沒有辦法完整的傳達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的道理。此時要提到過去黨外運動和現今黨外運動最大的差異在於——「教育（理論建構）」，過去的黨外人士會在他們所創辦的刊物中清楚地闡明自身的思想和價值觀以吸引認同的民眾，因此當它在進行黨外運動的同時它也不停歇地在傳達自己的理念，但現今比較強調實際作為，因此只要是與現有黨派不同政治理念的人都可以快速組黨著手實際改革，這樣的差異來自於社會背景的不同，所有黨外運動最終的目標都是希望能進入體系參與實際改革，但因過去較不自由的環境導致過去的黨外人士只能一邊藉由創辦雜誌傳達自身的政治理想給民眾，一邊進行相關運動來達成訴求。以《八十年代》第一卷第一期的編輯室筆記為例（節錄）：「在一個言論沉寂的政治氣氛下，我們將本著理性而堅持的精神，積極地為爭取討論我們前途的自由而奮鬥。在目前保守與激進勢力日趨極端的局面下，用我們平時而誠懇的言論，做一個溝通和凝聚的工作，但我們有基本的原則，不願做一個和稀泥的鄉愿。」雜誌和報紙是具有互補性的，兩相對比後人民對事件的了解度和觀察的面向性才會多元，也會較接近事情的真相。

從一個沒有黨名的黨到成功組黨

施明德在「美麗島案」審訊過程中，即承認：「當初成立《美麗島》雜誌，就是要搞一個『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雜誌的內容豐富性和《八十年代》不相上下，而它在社會上的銷售量也非常高，反映出當時人民對於政府的厭倦和求新求變的精神。《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各地成立服務處，《美麗島》的勢力擴及全臺，甚至遠到國外他鄉。他們希望能促使國會全面改選和地方首長改選，因此每到一個新地方開辦服務處，《美麗島》雜誌社就會在該處展開群眾性的演說，為的就是讓人們能更加具體了解他們的政治理念，他們的訴求需要集結所有人民的力量共同向政府施壓，因此《美麗島》雜誌也可說是一份走群眾、通俗化路

線的刊物。

1979年爆發《美麗島》事件，一夜的混亂導致黨外運動短暫的停歇，許多領頭的知識份子經過軍法大審後入獄服刑，就國際觀點而言，那是鎮壓性政治系統，以及完全偏頗司法體系下的不公審判過程。當時的《芝加哥論壇報》的頭條新聞，就將這一系列審判，視為Comic Opera Trial〈滑稽的司法戲碼〉。即使美麗島雜誌社因此而看似失敗，但過去潛移默化傳達給人民的思想發揮了作用，1982年全臺主要黨外運動人士聚集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聯誼會，發表「黨外共同政治主張」，1981—1986年間的相關政治參與事件更是層出不窮，最終於1986年9月28日在臺北市圓山大飯店，民主進步黨成立，這象徵黨外運動的里程碑，同時黨外人士也隨之展開下一階段的政治運動。

陳文成事件

在台求學生涯

1981年7月3日清晨陳文成博士在國立臺灣大學的草地（現已成為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上被路過民眾發現，此後人們提起他時不再是聊到他在年輕時的成就、優秀的學業、詼諧活潑的個性，當大家談起他時只剩下——黨外叛亂分子、為台灣民主犧牲……等關鍵詞。

陳文成出生於1950年，恰好是白色恐怖時期開始後沒多久，從出生開始到高中畢業（1950—1968），臺灣發生了許多事：蔣中正發表：「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1950）、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1952）、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金門八二三砲戰（1958）、《自由中國》發表〈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社論進而引發「雷震事件」（1960）、蘇東啟計畫以武力號召「臺灣獨立」，遭判死刑（1961）、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因印製〈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遭判八年至十年有期徒刑（1964）、美援停止（1965）、民主臺灣聯盟站（1968），陳文成讀國中時陳家認為政治離他們很遙遠，但在國中到高中畢業的階段，臺灣的政治異議分子開始增加，案件也越來越多，陳文成的弟弟陳文華的說法是：「那時他已開始閱讀英文原著，舉凡希臘神話、小說、乃至於思想，已漸漸在他心中啟蒙了。童稚的我尚不能夠理解他與朋友們在談論的主題，但是『民主、自由、社會、中國……』的字眼已時常出現在他們的言談之中。」對於當時的陳家來說，跡象不明顯但政治離他們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別人家的事」了。

從高中開始一直到大學畢業，陳文成以極優秀的成績為自己打拼未來，建國中學、臺灣大學一直到美國的密西根大學，在過去言論極不自由且壓抑的年代，這樣的孩子本應備受喜愛，高知識分子、順應國家思想、為了讀書也沒時間胡思亂想，將來回到臺灣又是一名人才，但事情的轉捩點就在「出國」。

從臺灣到美國——價值思辨和思想的解放

在當時的臺灣，從課本教育到畢業紀念冊，大家的口吻都是：「我們中國人……。」那時候的歷史定義依然是「軍事衝突時期」，臺灣初期以「反攻大陸」為號召，而中國則以「武

力解放臺灣」回應，因此可想而知課本中教授的臺灣和中國必定不會是以客觀的角度去書寫，而人民被灌輸的思想也必然會和國際社會產生偏差，所以出國留學後，陳文成對於過去所學到的認知開始感到困惑，當他發現過去認識到的臺灣和國際社會上的呈現的臺灣出現差異時，如同大部分的普通人，他開始懷疑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臺灣？抑或是哪一個比較貼近現實的臺灣？因此陳文成開始尋找除了政府給予的資訊來源（報紙）以外的管道，為的就是了解更多面向的臺灣，當他大量閱讀、廣泛群覽各式資訊後，陳文成發現他的過去所受過的教育知識被顛覆，過去被稱為「亂臣賊子」、「叛亂成員」的黨外人士們其實在做的事並不如國家所說的不堪。1950年代強國共產主義思想氾濫，美國開始強硬的傳遞民主思想到世界各地，50—70年代美國利用強國優勢成為了一個代表性的民主、公開、自由的國家，70年代陳文成去美國深造時搭上了這股潮流，對於台灣，一條路是民主自治自由，一條路是黨國主義強權，陳文成的選擇就像蝴蝶效應，完全翻轉未來的走向。

陳文成在去美國前在政治區塊的作為趨近於無，他雖與政治界和傳媒界無過多接觸，但只要身在臺灣就必能耳聞層出不窮的政治冤獄案件，關於國民黨如何迫害知識份子的消息被國民政府完美封鎖因此大部分臺灣人都無法得知，陳文成也是如此。到了美國後，當陳文成第一次親眼目睹領國民黨津貼的「校園學生間諜」打留學生的小報告後，他才真正的覺醒，當時的校園間諜會鉅細靡遺的紀錄國外留學生的動向，小自參加某個微不足道的會議大到參加台獨相關活動、遊行都會被一一傳回臺灣，待留學生回國後就會被相關情治單位約談甚至被迫轉業，美國政治單位和台灣的國民黨有一個合作計劃。這計劃就是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供給國民黨在美國有台獨主張者的名單，由國民黨供給可能有傾向共產主義的中國人名單給聯邦調查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陳文成開始參加美國同鄉會的活動。

在美國的黨外生活

陳文成在美國開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他曾在每一期的《安娜堡鄉訊》中介紹一名臺灣的鄉土文學作家和其作品，那是個國民政府強力打壓鄉土文學的時期，因為鄉土文學充滿「自我主體性」與「社會寫實性」排斥虛華富麗的浮誇，國民黨曾召開全國「文藝會談」，會中指控鄉土文學灌輸人民顛覆性的思想，意即共產主義關於文藝的異端學說因而敗壞社會，同時鄉土文學作家也因多深刻描寫臺灣社會經濟現實，而被懷疑提倡「地域主義」甚至是「分離主義」。它的左傾思想、濃厚的地域主義色彩使其在當時普遍被視為「台灣版的毛澤東工農兵文學」。因為陳文成的這項堅持，默默關注各個留學生生活的校園間諜開始注意到他。

1979年5月《美麗島》雜誌創刊，臺灣的黨外運動蓬勃發展，陳文成決定募款支持《美麗島》雜誌，當時的美國臺灣同鄉會有60多個，他想，只要一個人每個月捐10元，一個月一個同鄉會捐200美元，每個月美國同鄉會就可以捐出一萬元給雜誌社，太簡單了。陳文成甚至在某公開球賽上公開募款，發放傳單宣傳《美麗島》雜誌，他把所有募到的錢都寄回台灣給施明德做為辦雜誌所用，雜誌發刊後陳文成自發性的找人幫忙把雜誌翻譯成英文使在國外的學

生也可以閱讀關於臺灣民主的產物。可惜的是，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爆發了。臺灣的黨外雜誌運動陷入停擺。但1980年許信良逃往美國後，《美麗島》雜誌在美國復刊，持續報導相關事件和關注臺灣民主的歷程。

回臺時的敏感時刻、「陳文成事件」和其後續

1981年7月陳文成選擇在一個微妙的時機回臺，施明德逃亡（1980、1）、林宅血案（1980、2）、施明德公開主張「中華民國式的臺灣獨立」（1980、3）種種事件的堆疊讓臺灣當局對於美麗島和臺獨的敏感度更加提升，而陳文成之前的作為結合此時回臺的時機也讓警總懷疑陳文成和臺獨份子之間的關聯和勾結。

陳文成回臺後參與了幾場家族聚會，分別在臺大、中央研究院等地方進行演講，一切本來就如原本計畫般美好，直到鄰近回美國的日子而出境證卻遲遲未拿到，陳文成才開始發覺不對勁，他開始聯絡出境管理局卻始終得不到具體的回應，1982年7月2日的早晨，三位男子帶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約談傳票來找陳文成，理由是：陳文成曾金援《美麗島》雜誌並匯款給施明德，這是陳文成的家人在他生前最後一次看到他的身影。他的妻子陳素貞當天不斷的打電話向各方求助，因為她知道被警總約談後的後果通常都不會太好，當天晚上陳文成音訊全無，警總曾表示已讓陳文成離開，約不久後就會將他送到家。隔天早上陳文成被發現陳屍在臺大校園圖書館前的地上，享年31歲。

警方隨之展開調查，陳文成的死因先後被判定為車禍、自殺、他殺……，最初是被一口咬定為自殺，除了因動機不明和屍檢結果出爐而遭到排除，另一方面也要歸功於當時的黨外運動人士，根據陳文成基金會回憶，過去陳文成和黨外人士並沒有密切往來，但事件發生後許多當時領頭的黨外人士都有前來慰問並且協助處理此事，如許榮淑、尤清等人，此外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校長也非常關注此案件，派遣學校職員和魏契一同來台處理此事也進行二次驗屍，面對這樣「裡應外合」的局面，國民政府必須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給予陳家交代，因為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命案，當它引起大部分臺灣人民和國際上的重視後，草率結案成為國民黨遙不可及的夢。

時至今日，陳文成案依然是一場羅生門，政府、調查小組、人民無法達成共識也無法提出更多的有效證據，距離陳文成事件已經過了37年，他的死亡對現在的大眾和青少年來說似乎已經不再重要，成為了近乎被遺忘的歷史，但仍有一些人，還記得這件事，還記得當初的精神，延續陳文成的精神成為他們新的使命，因此在1990年時，陳文成基金會的前身——「財團法人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成立，直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才正式正名為「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距今已服務26年。

總結

陳文成事件在當時看似引起台灣人民高度的重視，但由於報紙是由政府掌控，而過去的資訊也並不像現在一樣流通便利，因此仍然有許多鄉下或是非城市的地方不清楚台灣社會到底都發生了什麼事，過去的臺灣社會並沒有條件讓民間報社跟政府報社抗衡，因此台灣人民絕大多數時候只能遵循政府給予的資訊來了解世界，如此一來必會跟真實相隔一段落差，中間填充的是國民黨的思維以及信念，當人們以為他們透過報紙了解世界時，其實他們只看到國民黨希望他們認識的真實，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新聞報導的真實性，我們只能承認那是「部分」真實的報導。

以陳文成事件為例，當時並不是所有報社都有報導相關事件以及後續發展，而仔細去看也會發現許多報社所提及的內容大多大同小異，根據報社所下的標題也可推測出報紙的立場，每一家報社通過政府的審核後所作出歷史解讀都不盡相同，當時的台灣人普遍沒有「媒體識讀」的概念，一方面是因為言論管控嚴格，另一方面是因為學校、社會沒有相關教育，因此大多數人對於自己所看到的新聞是沒有「意識」的，所謂的「意識」是指能夠清楚的分辨出接收到的媒體訊息的真偽以及其背後所隱含的立場、含意，過去少數有意識的知識份子大都是因為曾走出臺灣看到國際，進而促使他產生這樣的意識，但通常當他有這樣的想法時，他也已經被列在黑名單上回不了臺灣，所以覺醒的知識份子無法回來改變，留在臺灣的人們沒有外在的刺激，造成臺灣人民的「媒體識讀」能力在當時趨近於零。

陳文成事件只是過去戒嚴期間發生的種種悲劇中的其中一件，但這也不代表他對臺灣邁向民主的貢獻可以忽略，今年暑假，全聯的中元節廣告中出現了一位疑似為陳文成的鬼魂代表，時隔37年後，臺灣又再次以不同的媒體形式來詮釋陳文成這個人，過去的歷史經過時間的打磨和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不同的史觀和解釋將一一產生，而副稿的部分即是要分析從過去到現在，不同媒體如何詮釋陳文成事件，而青少年又能如何在閱讀時使用媒體識讀的能力來辨識資訊。

陳文成事件的「詮釋」 ——以古鑑今的媒體識讀



戒嚴時期的另類競爭

國民黨與黨外團體的刊物攻防戰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與國民黨派系不同的都泛指黨外團體，起初兩者之間的差異性並不是很大，直到1950年代，臺灣少數知識份子和國民黨的訴求開始產生分歧，即便有〈戒嚴令〉和〈動員戡亂臨時條例〉的存在，黨外運動在臺灣依然逐漸走向蓬勃發展。當時的國民黨視臺灣為反共基地，在臺灣修身養息都是為了反共復國，但對於當時的臺灣人而言，「反共」只是一個名詞，他們過去受日本殖民隨即又被國民政府接收，沒有參與過與中國共產黨的分裂，也不了解當時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恩怨糾葛，在沒有認同感的情況下，人民自然對於這件事沒有太大的熱誠，尤其在經歷日本長時間高壓統治後，最初的國民政府對臺灣人來說就是一種希望、解救，他們自然不會希望平靜的生活又重新被打亂，可是當他們發現國民黨並沒有要為他們帶來安穩的生活時，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感到不滿，因此便形成立場和國民黨對立的黨外團體，與之抗衡。

過去人們每天都會接觸到的媒體就是報紙，在電視尚未普及的時代報紙是每個人家裡的生活必需品，資訊的來源除了口耳相傳外就是仰賴報紙，過去的許多報紙背後的力量都是國民黨，因此報紙在當時也成為一種主流的媒體，內容大多報導國際和中國的情勢，通常是以「暴徒」來形容黨外運動的參與者，面對這樣的狀況，黨外人士即使用刊物（雜誌）來予以回應。身處於言論不自由的國家當然不能指望所有類型的刊物都能通過政府審核，因此在最初只有寥寥幾家雜誌社在合法運動，其他無法通過審核的便轉往地下發展，當時的黨外雜誌創辦目的即是為了補足政府資訊的不足，因此內容包含了：國際情勢（黨外觀點）、外國學人文章、黨外聲音、民眾投書、國內情勢以及兩岸關係，黨外團體希望能盡可能的補足臺灣民眾對國際情勢片面的認知，同時也藉機宣揚他們的立場和訴求。

刊物立場——以《中央日報》和《美麗島》雜誌為例

以戒嚴時期的「黨報」——《中央日報》為例。當時所有的政府機關、學校都奉國民黨的命令要統一訂購《中央日報》，不僅為《中央日報》帶來穩定的收入，同時也讓國民黨的思維無孔不入的深入各年齡層。〈集中全力確保臺灣，完成準備收復大陸〉這類的標題在民國三十九年的《中央日報》上屢見不鮮，〈匪區饑饉恐怖〉、〈自由一定勝利，中國仍然是會自由的〉也是不可少的類型。身為黨的聲音，《中央日報》肩負為國民黨喉舌的重責大任，凡是重大的國家政策、國家元首的精神喊話、或是「政黨」的理念宣揚，必定是經由《中央日報》來傳遞給臺灣人民。中央日報可說是當時最有權利也是官方最強大的御用報，具有深藍色彩的報紙也是黨外刊物最大的對手。《美麗島》雜誌可說是臺灣人最耳熟能詳的黨外雜誌，不只是因為〈美麗島〉事件，更因為當時《美麗島》雜誌的大眾化和親民性。《美麗島》雜誌並不為單一群體發聲，它就像是現在的社群網站，各個立場的人都可以在上面發表自己的文章以及見解，它之所以會被視為代表性的黨外刊物不外乎是

因為它成為當時黨外人士的庇護所，許多黨外團體的聲音在過去都是透過《美麗島》雜誌才成功傳遞給人民，無怪乎《美麗島》雜誌創刊短短半年，就因為受到大部分人民的喜愛而引起國民黨的警惕。

兩派團體眼中的陳文成事件

〈臺大發生離奇命案，歸國學人陳屍校園〉，這是《聯合報》全國版民國70年7月4日的第三版關於陳文成事件報導的標題，〈歸國學人命案，朝他殺方向偵辦，死者交往關係，警方決徹底清查〉這是隔天同一份報紙同一版的新聞標題，「約談陳文成的是警總保安處偵訊組的內勤人員，據透露：陳文成被約談時，偵訊人員對他相當禮遇，陳文成雖「有問必答」，但有點緊張。」這類內容不只出現在《聯合報》的新聞內容，《中央日報》、《臺灣新生報》等報紙都有類似敘述，皆是在強調：因為陳文成是歸國學人，因此警總將其奉為上賓，談話期間未給他任何壓力，過程皆有錄音。若是不了解警總的普通百姓，面對這樣的敘述自然就會將警總排除在犯罪嫌疑人的名單內，但假如是曾耳聞或是了解過警總對待異議分子的手段的少數人民，看到這段話時就會開始產生警覺，不只是因為以上三種報紙的立場皆偏藍，更是因為這段文字在此處就有強烈的洗白意味。當時的報紙都極力避免將陳文成與臺獨激進分子畫上等號，不只是因為他的學術成就使國內外知識份子都很關注他，更大的原因是陳文成並沒有太多的非法舉動證實他是極端分子，最初的自殺論在各大報紙標題中佔極大的比例，〈陳文成命案縝密偵查大致可肯定畏罪自殺〉、〈警方查證陳文成命畏罪自殺可能性最大〉、但隨著事件的發展以及調查的推演，以及一篇〈美國人無法滿意自殺之說〉被亞洲商銀報導後，推測為他殺論的比例才逐漸提高。

《八十年代》在民國71年第六期第三卷的專欄——「臺北話題」為已經發生一年的陳文成事件下了一個標題——〈陳文成魂無歸處〉，單就標題而言讀者大多會直觀的解讀成陳文成仍有冤屈因此不願投胎（中國傳統佛教思想），但根據當時政府給予的回應，陳文成案應該是大部分破完了，只是仍無法確定明確的死因，由此可推測此時黨外人士和政府的看法並不相同。至於內文則是書寫一月時陳文成公祭時的狀態，明確地提及島內政治相關重要人士的出席是因為聽到美國許多參眾議員會致贈花圈，「而後聽到美國方面的甘迺迪、索拉茲等參眾議員均將有花圈致祭，有關人士億上下左右疏通，請蔣彥士、朱匯森和新上臺的陳守山前往致祭，使葬禮的性質獲得少許的平衡。」而其中也提到陳文成的弟弟——陳文華，在陳文成博士的紀念集中寫的〈夢牽的鄉國——哀憶四哥〉，提及對於案件前後感受到的跟蹤、挫辱、驚懼的狀態，有極痛切的控訴，而全文反覆出現的是：「多麼不甘心啊」這幾個字。

對比報紙刊登的內容以及雜誌所選擇的內容，可以看出兩相重視的部分不同，報紙只是一味地強調警總的清白以及警方會努力破案給陳家一個交代，而他們口中的「陳家」也都是十分配合調查的受害者家屬，但雜誌選擇的是將受害者家屬所感受到的二次傷害寫出來，與報紙所描述的一派平和的表象似乎又不太一樣。

新型媒體重新進行歷史詮釋

2018年的夏天全聯同樣上傳了每年必有的中元節廣告，但今年卻意外引起民眾兩極化的熱烈討論，原因是有人認為其中的男主角是一位臺灣歷史性的悲劇人物——陳文成博士。因此兩方人馬開始爭執，部分人士認為全聯在消費陳文成，但另一派認為純粹是腦補過頭。廣告的一開始男主角就以臺語的口音道出過去，從內容可看出他似乎曾受過傷害，但漸漸的他發現原來臺灣還是有善良的人，最後以他代表好兄弟和好姊妹向臺灣人道歉作結。整支廣告以男主角的獨白為主，配上簡單柔和的音樂，不論其到底是不是在影射陳文成，我們都能很清楚地瞭解這位歷史人物就是奧美（該支廣告的創作廣告公司）設計出的「好兄弟」代表人。網路廣告的特性在於觸及率比其他電視廣告或是平面廣告高，傳播範圍也廣，成本相較之下也低，因此現在許多企業都會改以網路廣告的形式來行銷自己的品牌，全聯就是其中之一。奧美（拍攝該支廣告的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龔大中在2016年的某場演講中提到，他們在前幾年時開始思考如何將全聯的廣告變成「立體化的傳播行銷」，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全聯擁有的條件，全聯是全臺灣數一數二大的通路商，店面本身就是一個通路；電視廣告是原本就有的通路；還有本身擁有的粉絲頁；再加上全聯每兩週發的DM，而在這些面向裡獨獨缺少了網路廣告宣傳。

陳文成基金會在2004年臉書剛上市時，因內部工作人員有資訊背景，因此經討論後決定以網路的形式讓陳文成和大家見面。「我們希望能讓陳文成一直活在我們的生活中」，使用臉書時，我們的好友動態會顯示在動態時報上，而基金會也希望陳文成對喜歡他的大家來說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他就像每個人的好朋友一樣，會告訴大家自己吃什麼、去哪裡玩等等，所以基金會創辦陳文成的臉書帳號也是讓陳文成能在臉書上永遠活著，活在大家的心中。網路在現代社會中無疑是最貼近人們生活的工具，不管在何時何地，只要有手機還有網路，各種最新的資訊唾手可得，臉書更是在2004年上市後便廣受大眾喜愛，選擇臉書一方面是因為較能接近民眾生活，一方面也是因為其便利性，很少人會專程每天搜尋陳文成基金會的專頁，但幾乎每個人每天都會滑臉書的動態時報，因此觸及率高同時也相對親民。龍僑（受訪的工作人員——陳文成基金會執行長）表示最初在討論陳文成的臉書形象時，想到他是一個比較不嚴肅的人，因此當工作人員在發文時，也會設想以陳文成的口吻發文，同時因為陳文成是在白色恐怖時期遇害，因此陳文成的臉書同樣也是他的同時期受難者宣傳平臺，陳文成是個熱情也重義氣的人，他的臉書自然少不了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基金會透過臉書的方式讓陳文成重新以一個有內在的樣貌出現在大家眼前，面對他的帳號，人們不再是以歷史人物的角度認識他，而是以一個好友的身分來與他相處。

新舊世代的媒體識讀

國民黨和黨外時期

過去威權時期的刊物種類稀少，且大多分兩類：國民黨、黨外團體，而願意同時接觸兩種刊物的人也並不多，大宗還是以國民黨的讀者為主，面對這樣的社會背景，當時的一般的人們很難擁有媒體識讀的概念。我們只能說，期待在過去的社會環境下，人們能盡量自發性地去多看看不同類型的刊物，至少先對看到的內容產生好奇，進而促使他們去思考更深層面的問題：「為什麼同一件事情各家刊物寫的內容都不太一樣？」如此以來，當時的某些小報在沒有政黨壓力的情況下報導的新聞，用字以及觀點相較於黨報來的中立和貼近事實的內容的報導才有可能進到普羅大眾的眼中，也才有可能打開他們更多面向的世界觀。面對黨外雜誌也是一樣的，黨外團體所呈現的是一種觀點，但這種觀點仍非完全的真理，即使是黨外分子也要看關於國民黨的報紙，因為那是兩種不同的觀點碰撞。過去的媒體識讀或許沒辦法如現在一樣有系統的教學和廣為人知，但選擇兩種不同類型的刊物來讓自己更了解事件的面相仍是可努力的方向。

新世代的網路、廣告資訊的辨識

以陳文成廣告事件和基金會創辦的臉書為例。面對全聯的中元節廣告，許多人在得知男主角「似乎」是在影射陳文成時便蜂擁至各大社群媒體開始謾罵，認為消費一位歷史人物，尤其是一位曾經是臺灣歷史的傷痕的歷史人物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但我想首先可以回到為什麼全聯的中元節廣告會出現具體的「鬼」的形象以及全聯拍攝廣告的目的。奧美（拍攝該支廣告的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龔大中在2016年臺灣電子商務創業聯誼會（TeSA）的演講「主題：數位時代，奧美如何重新打造全聯品牌」中提到全聯的品牌形象的塑造是經討論後決定將其定位成一種典型的「臺灣人老實的形象」：平易近人、幽默風趣、忠厚老實、甚至有時會自曝其短。根據這個設定，他們開始觸碰所謂的禁忌話題：中元節的「鬼」。他認為中元節的意義是以不求回報的方式款待好兄弟，「照顧、佈施、款待孤魂野鬼，是無私的。」因此奧美提出的方向就是：要讓鬼出現，而且要愛鬼、照顧鬼。從2013年的貞子到面具傑森，它們代表的都僅僅是「鬼」的形象。

根據網友們提出的「消費陳文成」的理論，我訪問了陳文成基金會的執行長——龍僑，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看法，他認為當人們要消費一個人或是物的時候，前提是那樣物品或是人必須是廣為人知的，而陳文成在現今的社會中其實並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認為，基金會也認為這支廣告並沒有在消費陳文成，而他們也並不認為這支廣告是在影射陳文成。

我想這支廣告最後會讓人們堅定地深信其在描繪陳文成，功不可沒的即是臺灣媒體，許多媒體在廣告引起討論後就開始分析整支廣告與陳文成的關聯，許多不了解的民眾看完後也認同媒體的整理，而為什麼最後會導致全聯下架廣告、人民集體憤怒？因為我們對於這支廣告的關注目標已經偏離最初的設定——中元節，當我們在媒體和群眾的帶領下偏離軸心後，這支廣告的存在效益就減少大半。媒體識讀的定義是指一個人具有辨識和了解大眾

媒體對於個人正面和負面影響的知識與能力，而不受到媒體的不當影響。現今時代變化快速，許多人已習慣在看完後立刻做出判斷，這導致社會上的聲音大多被分成兩類：喜歡、討厭，好、壞等等，唯有停下意識的「認為」，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甚至是仔細梳理過程後，我們才能稍稍肯定自己對該事件是了解的，同時在尋找資訊時也不忘多涉獵不同面向的討論，「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我們跳脫自己的同溫層和觀點，開始與別人交流，事件的全貌才會漸漸地在討論過程中被填滿、豐富，在觀點的碰撞中進行價值思辨，當人人都有這樣的習慣，我們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觀點，擁有觀點可以讓我們不輕易的被媒體影響，也能夠真正的擁有媒體識讀的能力。

教育體系外的媒體識讀能力

高中一年級的公民課本中有一個單元專門在教授「媒體識讀」，但課本編制的內容多是在講述各種名詞解釋以及新聞媒體的審查制度等等，它缺少了學生們最需要的部分，就是：我們應該如何培養媒體識讀能力？以及如何將我們所學到的運用在將來會面臨到的社會中？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的閱讀習慣改變，我們習慣使用手機來獲取資訊，網路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倉庫，每天接收到的資訊太多，每一則訊息我們能分配的時間就會相對減少，因此媒體的型態也開始產生變化，有影音搭配的網路新聞開始崛起，有聳動標題的新聞點閱率漸漸提高，新型媒體開始複製這樣的成功策略，不得不承認，讓青少年點進這樣的報導的成功率不低，但這也讓我開始思考：我們能如何在體制外自行提高媒體識讀能力？

我詢問我的公民老師——蕭唯善老師，唯善表示我們首先必須要知道自己應該具備這樣的能力，再來可以先從喜歡的類型開始，盡量在閱讀時多去找不同討論方向的新聞，另外他也建議老師們可以給予學生課餘作業，讓學生在生活中可以實際運用媒體識讀的能力，當實際實踐後，學生的能力被激發，慢慢地就會自主性的運用了。

結論

回到最初的問題：青少年為什麼要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我想最重要的是因為我們不能成為人云亦云的人。和唯善的訪談進行到最後時他告訴我一件事：「我們每個人都能選擇自己想看的媒體，但我們必須是自己有意識的選擇而不是被選擇。」我想媒體識讀對青少年而言最重要的精神也包含在這句話裡面，我們要有能力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什麼，是好的東西抑或是有問題的內容呢？當我們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後，我們當然可以選擇繼續看有問題的內容，但我們必須在看的時候腦中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涉獵的內容不是那麼的正確。選擇媒體是每個人的自由，而媒體識讀能力則是一種工具，他幫助我們辨別媒體傳遞的隱形訊息也讓我們不被主流思潮沖走。我們常常會迷失在過多的訊息中，假使我們都有辨識媒體的能力，我們能成為一股新力量，或許可以改變現今社會奇異的媒體價值觀、或許可以成為自媒體從改變身邊的人開始，但最基本可以確定的是——我們能改變自己。

回望歷史、回到自己



10/2 23:17

今天是跟紋瑄的第一次見面。

今天討論完以後心裡還是有點徬徨，陳文成事件就像一個需要被謹慎對待的馬克杯，讀者是杯體而陳文成事件是把手，我是將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接著劑，粗糙不行、歪掉不行。剛剛在媽媽的摩托車上吹著冷冷的風，在腦袋裡把陳文成事件還有他的前因後果好好地順了一遍，我最好奇的其實是他到底為什麼選擇走上社會運動這條路吧。一個從小到大都乖乖的小孩，為什麼出國以後就解放自己了呢？也有點聯想到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關注社會議題，但慢慢地覺得有點茫然，我到底為什麼要了解呢？陳文成又為什麼願意去了解甚至最後因此而犧牲呢？17歲的徐暄與25歲的陳文成，我們都是因為什麼而改變的呢？

10/7 17:03

第一次去國圖了解陳文成。

坐在回家的客運上，今天在國家圖書館待了一整天，也看了陳文成的資料一整天，我選擇先從當時的新聞報紙來了解他。7/3沒有資料，7/4開始有人報導這件事了，我嘗試遺忘所有關於陳文成的資訊，單純從報紙的標題和內容來認識他，陳文成是個歸國學人，他和《美麗島》雜誌有關，回國後被警總約談，因為他是高知識分子所以警總將他奉為上賓，警總把他送回家後他就失蹤了，隔天早上在台大校園的草地上發現他的屍體，警總跟他的死亡無關，警方推測可能為畏罪自殺。所以畏罪自殺的陳文成是畏懼什麼罪呢？過了幾天後警方推測可能是他殺因為自殺的動機不足。我突然覺得很悲哀，陳文成為了心目中臺灣民主的樣貌在國外竭盡自己的心力，最後卻在他所珍愛的島嶼上死得不明不白，時至今日我們甚至無法給他的家屬一個真正確實的交代，報紙上輕描淡寫的字句和暗藏玄機的標題，撇清了誰的關係又抹去了誰的痕跡呢？

11/9 22:33

第一次訪問唯善。

利用中午的時間訪問了唯善，今天討論的主題是——青少年的媒體識讀能力。當年紀越來越大，看的東西越來越多以後我開始想，所以現在的媒體環境是正常的嗎？我每天看到這些新聞是健康的嗎？晚上回家看新聞後我小小的統計了一下，1個小時內我看到3場車禍2場偷竊4則報導政治人物的私生活，我看到這些以後我能得到什麼？我覺得什麼都沒得到。唯善說這是現在媒體的常態，因為網路的更新的速度導致我們習慣利用標題和影片來挑選新聞類別。訪談前的中午吃飯時間，我看到Z同學在滑臉書上的新聞，有一個標題是：《亞倫遭爆「3

劈」肉體出軌！神隱原因首曝光》(EBC東森新聞報導)，小圖示是炎亞綸和一個臉打馬賽克的男性的擁抱合照。Z很快地點進去，我問她為什麼會想看，是因為喜歡炎亞綸嗎？她說，很好奇炎亞綸到底做了什麼啊，而且照片很有故事性、很吸引人。當下只想說，完蛋，大概在不知不覺中我們接觸的媒體環境就變成這樣了吧。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歡這樣的媒體生態，聳動、裸露、私密的都被攤在平台上供人討論、嘲笑。「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到這些聲光效果迷惑的族群啊。」唯善看著我笑著說，可是我們是上過媒體識讀的學生耶，跟唯善討論的時候我一直在想，所以到底怎樣才能讓青少年意識到這樣的新聞是有問題的呢？我還不知道真正有效的方法，但我想從身邊的同學開始，慢慢地分享我的看法也跟他們討論。首先就先從你開始吧，Z同學！

11/23 15:34

第一次訪問陳文成基金會。

去之前的緊張和不安在踏入基金會的那一刻平息，或許是因為看到陳文成的照片，又或者感受到基金會的樸實，我不知道，但就是在那一瞬間冷靜下來，甚至是有點興奮。

「所以陳文成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龍僑說：「他就是一個很熱情、很樂觀也很愛很愛臺灣的人。」聽到這句話的時候莫名地覺得有點鼻酸，生氣的情緒還在，覺得對不起陳文成，也對不起在那個艱困世代為臺灣努力的人，「他們都是愛臺灣的。」我知道，因為我也是愛臺灣的啊。可是我們依然辜負了他們，當我告訴龍僑我想寫這個專題的原因時，他很溫和的笑著然後告訴我「在你們這個年紀願意這樣做真是太好了。」龍僑說了很多關於陳文成的事以及當時的一些歷史背景、狀況，我想今天的訪談可以用一句話總結：「不談政治就是一件最政治的事。」國民黨不想談政治，所以陳文成到現在都還沒得到答案，臺灣人不談政治，所以政治犯的平反沒有人在乎，大家都不談政治，所以我們要放眼未來，因為我們不談政治。可是逃避是沒有用的，全聯事件讓陳文成又重新被大家看見，將來可能還會有更多事件讓過去的政治犯被看見，我們終究要還他們公道，我們、政府、臺灣。採訪完龍僑，基金會外面好冷，下著冰冰的冬雨，走去捷運站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我還能做些什麼？我寫這份專題的目的是什麼？我到底該怎麼處理陳文成的故事？我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12/4 23:09

關於這些問題，想了好久好久，最終還是覺得不能放棄，雖然我只是很微小的一環，在這個巨大的事件以及時間的長廊中根本不算什麼，但是這是目前我認為我必須要做的，我要讓陳文成的故事被大家看到，我也想讓大家看到我對於媒體現況的想法，全聯廣告是一個媒介，促使我串聯這一切我想談論的事件。這份專題不是為了批判誰，我想呈現的是身為青少年的我看待這些事件時我的觀點以及我面對這些事情的感觸和收穫，所有的青澀、無畏和成熟融合成的文章，代表著17歲的徐暄正式認識陳文成，也象徵我在這幾個月裡的成長和努力。12月了，距離也開始已經過了3個月了，夜已深，晚安。晚安。